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安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裔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胡晉

文安集卷十二

元 揭傒斯 撰

碑

大元勑賜脩堰碑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于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太守李氷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川蜀以饒自秦歷千數百年所過衝薄蕩齧大為民害有司歲治隄防

百三十三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人其下猶數百人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三日一緡富屈于資貧屈于力上下交病會其費歲不下七萬緡毫髮出於民十九藏於吏槩之出入不足以更費至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僉四川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處三十有二餘悉罷之且召灌州判官張弘計曰若甃之石則役可罷民可蘇弊可除胡惲而莫之為弘曰公慮及此此生民之福國家之幸

萬世之利也弘請出私錢試以小堰堰成水暴漲堰不動乃具文書會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守宰鄉遂之老各陳其便宜皆曰便復禱祠與神約昔鑿離堆以富川蜀建萬世之利神之功也今水失其道民失其利吏乘其弊若此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終也神克相予予治神弗予相請與神從事卜之吉于是徵工發徒以至元改元十有一月朔肇事于都江堰都江即禹鑿之處分水之源也鹽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

南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為氷鑿以辟沫水之害中為都江堰少東為大小釣魚又東跨二江為石門以節江北之水又東為利民臺臺之東南為侍郎楊柳三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于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又東至金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于成都俗稱大皁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為虎頭山為鬬雞臺臺有水則尺為之畫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沒則困乃書深淘淺低作堰六字其傍為治水之法皆氷所為也又東為離灘

又東過凌虚步雲二橋又東至三石渠釃為二渠其一自上馬騎東流過郫入于成都古謂之内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過將軍橋又北過四石洞折而東流過新繁入于成都古謂之外江此氷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為駱駝又東為雄口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馬灞東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東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北涯鑿二渠與楊柳渠合

東行數十里復與馬壩渠會而渠始安流自金馬口之西鑿二渠合金馬渠東南入于新津江罷藍綻黄水千金白水新至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東為外應顔上五斗諸堰外應顔上之水皆東北流入外江五斗之水入于馬壩渠皆内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崇寜亦為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為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袤二里餘有司因潰以為堰堰輒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罷

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使底其功應期而畢若成都之九里隄崇寧之萬工堰彭之堋口豐潤千江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工未及施而詔亦責長吏及農隙為之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柳外應頗上五斗次之鹿角萬工駱駝碓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鐵萬六千觔鑄為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以捍其浮槎然後即工諸堰皆甃以山石範鐵以關其中取桐

實之油刀麻為絲和石之灰以苴罅漏禦水潦岸善崩者密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栁傍種蔓荆櫛比鱗次賴以為固蓋以數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而導其流以節民力或鑿新渠以殺其勢以益民用遇水之會則為石門以時啓閉而泄蓄之凡智力所及無不為也初郡縣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任郡縣乃以其民分治下流諸堰廣其增脩而大其役民苦之至是復合焉常歲獲水之用僅數月堰輙壞今雖緣

渠所置碓磑紡績之處以千萬計四時流轉而無窮其始至都江水深廣莫可測忽有大洲湧出其西南方可數里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木崩石已滿隨取而足所向皆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于功畢無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而民不知勞若有相之者亦其忠誠所感如此致使天子賜酒之使相望於道省臺勸功之檄不絶於吏所溉六州十二縣之民咸歌舞焉而下至郡縣上至藩部惡其害已且疾且怨或決三洞之水以灌其次或毁

都江之石以害其成撓之百端不拔益固甫越五月大功告成百一恒費民永休享古未有也而吉當普會以監察御史召省臺上其功詔臣傒斯記之于碑臣聞水先五行食首八政九疇所序其次可覩矣夫水者衣食之原也然所以為利亦所以為害在善導之而已禹平水土猶己溺之后稷播種猶己飢之萬世有稱焉是故為政不本于農不先于水是為不知務不知務是謂冥行之臣李氷一鑿離堆民受其賜吉當普才大而德敏

憂深而知遠不枉其道不屈其志臨難忘身為國忘家
安于命而勇于義而知所先務故事可立而功可建其
在四川若請罷鹽運使司正鹽井之法以去其奸利置
安撫使撫四方流寓之民使安其耕鑿及居臺端知無
不言言無不合誠國之寶也判官張弘彈智竭慮終始
克相其成雖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賢有司乎是役也石
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徒三千九百人而
蒙古軍居其二千糧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

萬有竒石之灰以斤計六萬有竒油半之鐵六萬五千麻五千最其工之直物之貫以緡計四萬九千有竒皆出于民之庸積而在官者餘二十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於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若淘灘脩堰之共仍蠲灌之兵民常所徭役以專其堰事嗚呼後之涖此土者尚永鑒于兹勿怠其政隳其事以為民病以為國家之憂臣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鑿離堆兮江勢分川蜀饒兮民忘為秦秦可忘兮國有

人何後世兮忘吾民歲伐竹兮歷巖嶮載亂石兮堰江濤堰無功兮民孔勞民孔勞兮天不弔龍伯怒兮江妃笑豈江之為患兮惟人自厚龍節兮繡衣煒皇皇兮不我遺召龍工兮汝為汝詎知兮予所期江滔滔兮廣且深鼉鼊出沒兮蛟龍晝吟下不可以極兮上若有臨洲澶漫兮江之心吾伐石兮石自摧吾召民兮民子來堰既作兮民無患留此豈予之功兮神汝哀神洋洋兮功既畢堰永固兮民安佚川蜀饒兮國之實千萬年兮

功不失惟帝之力分臣之職

重建濟州會源牐碑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會源牐成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請文勒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四海辨方物以定貢賦窮河渠以逸漕渡乃改任城縣為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道汶泗以會其源置牐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入于新河埭于臨清地降九十尺為牐十六

以達于永濟渠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牐十又南入于河北至奉符為牐一以節汶水而會源之牐制于其中歲益久政日弛弊日滋漕渡用弗時先皇帝以為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俟分治東阿始脩復舊政誕布新令嚴暴横之禁杜奸利之門南疏北導靡所寧處明年冬以當代請去弗許行視濟牐峻怒狠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泐岌不可持乃伐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功即工大改作焉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

朔侯朝至于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竭其下上而堨其中以儲衆材徹故牌夷坳泓從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為基下錯植巨栗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石繄視其地無有所罅漏衡五十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為門縱孫其南之三北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為門容折其三以為兩墉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為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附于防參分門縱間于北之二以為門中夾樹石鑿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

以為鑿崇翼之外更為石防以禦水之洄洑衝薄縱皆二百三十尺爰琢爰甃犬牙相入苴以白麻固以白膠磨礲劘礳閼以勁鐵庢削砥平混如天成冠以飛梁偃如卧虹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大會羣屬宴于河上以落之二徒咸在旄倪四集酒舉樂作揮錘決堨艤棹魚貫水平舟行伐鼓歡呼進退閒暇其稱侯之功頌侯之德雷動雲合且拜曰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功計石工百六

十人木工十人金工五人土工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材計木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甓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斛計鐵二萬五千五百麻二千三百灰三億三萬三百三十有四以石計粟十二百有五十視他埽三之視舊倍之其出于縣官者鐵若麻木十之七石五之一粟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此其大較也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溢者辟之壅者滌之決者塞之拔其藻荇使舟無所底禁其芻牧使

防有所固隆其防而廣其阯脩其石之巖陁穿漏者築其壞之疏惡者延袤七百里防之外增為長隄以閼暴漲而河以安流潛為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藺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錮其潰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于陪尾絶者通之鬱者厮之為杠九十有八為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牐之署以嚴官守樹河泊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馬之真兵部尚書李

輿魯赤中書斷事官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經命藏水以待暍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孳則男女異埜之餓者爲粥以食之死而藏飢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于茲役也侯亦勤且能矣然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故人才得以自見方世祖皇帝時天清地寧羣賢滿朝少監馬公之徒得以陳力載勞垂功無窮者慮之遠擇之審任之專也向使侯竟代去雖懷甚忠極智無能究于其職是亦侯所

遇也惟茲岸地最要役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為最盛故詳于是碑以告役之人侯名仁仲河南人辭曰

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魯涉齊以達京師河渠既成四海率從萬世是資朝颿夕檣垂四十年孰慢而隳厥翼翼張侯受命仁宗號令風馳徵工發徒既滌既修濟岸攸基先難而興既星而休觸冒炎曦疾者藥之死者櫝之奚有渴飢拊循勞徠信賞必罰勿亟勿遲十旬之間適遺于成智罔或遺洋洋河流中有

行舟若遵大逵舳艫相銜罔敢後先亦罔敢稽賢王才侯自北自南顧盼洛嗟曰惟京師為天下本本隆則固惟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務四方之供于千萬里如出跬步聖繼明承命官選材惟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歲不數萬今以億慮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則恕汶泗之會有截其防有菀其樹功在國家名在天下永世是度

天華萬壽宫碑

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閻侯隱于城東十五里天嶽山之芙蓉峯後傳以為仙云其山世為閻氏業子孫世為郡人山髙廣可十里俯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浮丘伯及其弟子王郭二人亦嘗往來其處及稱山中多光怪倐忽變化甚異延祐三年侯諸孫弘毅即其地祠浮丘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廣殿大庭髙門修廊皆合制度又劃田廩有道之士以奉祠事明年郡人曽編修巽申為請于玄教大宗師命為天華觀至順元年陞為宫明年

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加天華萬壽宫并書其顔咸謂君子作始宜具金石刻爲刻辭按盧陵志侯名家初隱芙蓉後得道山東南三十里之洞巖臨江玉笥山志又言承天宫西南十五里南障山葆光觀有吉州閤使君别墅後得道衡嶽學仙之人固㞢忽不可知而戎昱集載送吉州閤使君入道詩此尤足徵者浮丘事見列仙傳天下高山絶境類有浮丘遺跡要不可詰然古之士君子負德行才藝不見用于世或著書立言以傳其

道或躬耕採拾以樂其志或依托佛老以寄其跡若此者世多有之後世至有因之以為富貴利達之途赫然與王公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自壯歲抱其才遊京師數薦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薦為甘肅儒學副提舉又翩然嘆曰即見用以踰五望六之年馳數千里之地逐尺寸之禄智者不為也且天華吾故土吾將老焉其猶有乃祖之風與辭曰

瞻天華之巖巖兮前青牛而後玄武作蜿蜒而回伏兮

忽騫騰而軒翥丹霞爛其髙兮白雲縞乎在下俯城郭之鱗蔓兮覽平原之膴膴香城鬱其在望兮乃匡仙之故居枕黒潭之黕淡兮大江洶而右趍步靈皐而造神澳兮顧列仙之攸館浮丘既厭世而髙馳兮閤仙又擯余而不返召青鸞使駕輅兮俾鳳以調笙抗文龍之雲旗兮仍析羽以為旌冀神君之來降兮余將肅其並迎孔子欲乘桴浮海兮老聃亦度關而西遊知文武之不可作兮道凜乎其莫留何㦯世之孔明兮亦髙蹈而遠

引刿兹邑之鉅麗兮乃英賢之所緼君子固難進而易退兮亦因時而顯隱神君既有此靈宫兮曰髙明而又爽塏山叢叢以四周兮繚青川之涣涣撫下人而顧懷兮歴千歳而猶未改起倚檻而浩歌兮將畢景而靡悔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宫碑

天下稱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廬曰閤皂曰玉笥玉笥又為天下絶境按道書及圖志于洞天則太秀法樂于福地則都木凡為老氏之宫二為觀二十有一

而皆統于萬壽承天之宫宫在洞天之西三會峯之下

玉澗之上云即梅子真隱處漢初覆箱之麓有觀曰玉

梁言初爲觀時天降白玉梁因以爲名晉永嘉中徙號

於此唐之季道士劉濳谷建老君院觀旁曹處明亦建

精思院而王處士遂以觀爲靈寶院南唐保大中徙靈

寳文質議合三院之田復爲玉梁觀劉傳陳紹規王傳

丁守玄姚文質曹傳宋懷德汪希聲皆有道者號玉梁

八祖宋大中祥符元年賜觀額曰承天宣和初陞爲宫

宫之衆幾六千指為友寮五十餘而唐宋之君數設金籙醮于此故玉笥之名震天下大觀庚寅宫災各岀建壇場以居寮之存者僅十有三靈寳之友曰超燕浩然水竹養真老君曰仁智玉洞玉山壽玉精思曰清音清隱桐澗道沖雲庵建炎紹興之際管轄劉思齊知宫楊得清始復其宫何道沖何守元繼之宫日以修咸淳中管轄李允一之兄珏為閤門宣贊舍人得幸上為請以甲乙傳次從之入國朝至元二十六年詔加萬壽承天

宫給五品章以允一為本宫住持提點兼本路道録與
知宫謝景曻謀大新其宫以稱上賜景曻乃種樹積財
以待之大德三年初作東西廡而允一卒劉壽翁周源
深劉居敬何應仙等繼之皇慶二年壽翁源深建壽春
閣主宰三官三殿延祐改元建三門及正紀堂鐘樓齋
堂庖庫之屬至順二年居敬應仙建三清殿費以鉅萬
計居敬及李師周各以私錢五千緡倡之餘皆出諸宫
中王實仙等木惟棟材得巨櫧株于郡人鄧守一餘皆

取之謝景𡗝所手植之者于是棟宇之制金碧之飾象設之嚴莫不度越于前矣又增飯衆之田合新舊為畝萬有奇而宫始大備君子曰雖有三大名山惟此山兼洞天福地之重峯有太白雲臺君王秦望之屬三十有三壇有太清太一曜明白鶴之屬三十有九臺有東華赤松白雲之屬十有二谷有彤霞丹陽之屬五井有丹砂玉乳醴泉之屬十至若三溪八池七潭六源四塢二十四澗皆勝絶之處高摩天闕勝入地軸載之莫究其

名窮之莫極其源雲雨所都雷電所家金芝靈草之所
囿神龍異獸之所窟宅天鍾其英地儲其靈磅礴扶輿
非遺世絶俗乗虛馭景之士不能徧睹也古今隱居得
道於此計不可數其幸知名者若秦孔丘明等十人漢
梅子真梁杜曇永蕭子雲唐羅子房羅公遠謝修通劉
道平宋沈鱗毛得一李思廣之徒三十有八人皆磊落
奇傑世不常有其不肯名于世者不知其幾且神禹大
聖也漢武英君也言皆嘗應符受籙于此使天下之人

披圖志聽游士談説孰不延頸稽首矯然如在弱水之外信天下之絶境矣而萬壽承天宫實統此山不亦重乎今宫庭之麗不獨可稱上賜又足以稱此山不亦美乎然是宫也興于漢盛于唐燬于宋雖復于南渡又二百餘年以至于今始完且美厥惟艱哉為之後者當何如其繼也今住持提點是宫者通玄沖素明遠法師教門高士何君應仙也宫之浩然堂邵天麟念其修復之難何劉以上諸老之勤請文刻石余與邵然又嘗識何

君序已復係以詩辭云

大江之西洞庭東三山鼎峙爭長雄玉笥嵯峩與天通千迴萬轉重復重十人避秦入山中池養十魚為九龍九人乘龍上虛空赤帝飛入為九峻四海照耀何烘隆三疏不救莽賊凶曹瞞欺天塞帝聰玉梁白晝隨靈霳壽春真人抗靈蹤玉壇佳氣常鬱葱璇題翠羽開神宮九霞照地光熊熊急澗鳴玉相撞春羣峯四合如朝宗承天萬年亮天功太秀幽詭都不同重巖洞壑守鬼工

白猿夜啼寳氣衝我欲求之白雲封金闕先生碧雨腫
弟子文詠敬以恭巢雲駕霧留飛蹤玄洲長史白玉容
八十二口來相從一入不復世莫逢忽而見之若發蒙
朱宫玉堂繡簾櫳青童素女清而丰桃花杏花相映紅
忽而不見空冥濛或聞玲玲磬與鐘或如金雞曉啼風
何劉沈謝數十公遺聲逸響猶颯颯霓旌羽節何當降
霞衣飄飄珮琅璁下與世人哀瘰恫身為風抜嘗先鴻
上佐皇羲播時雍還淳返樸服孝忠物不疵癘年穀豐

氣酣飛上三會峯周覽四極摩蒼穹前有天柱如華嵩落日照作金芙蓉三峯東出號赤松雲臺太白相横縱羣玉金扇遠更濃兩峯相倚如驅蛩紫微高閣紫霞沖石橋金柱爭寵從長江外抱如白虹東以驚峽轟奔洪千金萬古聲淙淙百神歆集元氣融超凌蓬萊軼崆峒仙來不來我心忡山中有草名碧茸食之千歳顔如童我欲求之不可窮顚珮含景從仙翁紫袍白馬來兩驂奪取神君一尺銅坐閲絶景忘春冬

勑賜漢昭烈帝廟碑

燕俗廟祀漢昭烈帝關將軍羽及秦蜀郡太守李氷甚虔昭烈關將軍皆涿人今州南十里樓桑邨即昭烈故宅其祀昭烈羽宜以鄉里故氷在蜀堰江水以灌民田又鑿石為五犀牛以厭水妖燕無洪河大川歲多暴水故涿之范陽禮智鄉有盋者神巫王媪之子也媪為巫五十餘年媪死盋襲其業如媪之神遂合所得施與作昭烈帝及蜀太守廟于其里前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令

中政院使哈喇特穆爾相以私錢若干而殿堂門廡象設器物之屬無不備元統元年九月十日為請于上降香幣以落其成明年三月六日又言之奎章閣侍書學士實喇卜使奏命臣傒斯紀其事於石而上皆從之其不絶人為善之畧如此且天子固天下神民之主凡有功烈于民者宜不限以地使天下皆得尸而祝之以係其尚德慕義之心然臣聞有天地即有鬼神鬼神一陰陽也陽其神陰其鬼陽變而陰化一變一化鬼神之道

著矣故傳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謂鬼神能禍福人
者無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鬼神之機
而善惡之應皆人所自爲也雖古之巫覡禱禳祈禜亦
因其人心所感而爲之應焉爾所禱非所感而能福人
者無之故曰皆人所自爲也若昭烈續漢祚于既亡關
羽不事賊操而委質劉氏李冰當秦之暴而拯民於溺
至今人廟而祀之者豈非爲善之應耶亦其所自爲也
神既以此而受福于千萬世其所以福人者豈肯異於

其所受耶嗚呼陰陽也鬼神也極天下爲能變化者也福善禍淫而無所容其心人可不知所自爲者乎詩曰求福不回此之謂也臣既奉詔謹拜手稽首而著其說復爲之詩曰

坎坎兮伐鼓揚揚兮合舞神之來兮如雲神之去兮如雨神福我民兮不知民望神兮恐神不來神不來兮心孔悲神之來兮民之依黄屋兮赤旂左諸葛兮右羽飛神在漢兮漢不衰漢雖衰兮神不遺神福我國兮踰漢

盛時長戟兮丹轂堰江流兮灌平陸神在蜀兮秦之福禾黍芃芃兮妖孽伏神福我民兮如神在蜀涿鹿兮范陽神之合兮煌煌宜君宜臣兮祚靈長五風十雨兮均萬方廟孔碩兮薦苾芬神永世兮茲顧享

雙節廟碑

皇帝元年江浙行省言漳州萬户府知事闞文興死其君配王氏死其夫邦人既為之立廟請加褒顯以慰邦人心以為天下後世勸乃下部定封太常議謚而封闞

文興為英毅侯王氏為貞烈夫人廟曰雙節之廟今右司郎中張侯士弘為吏部侍郎時所力行也新安鄭玉復持張侯命請綦其事於麗牲之石闞文興不知何許人王氏金陵民間女至元十三年從萬户賈將軍戍漳州十七年八月望劇賊陳釣眼夜率衆為亂殺招討傅全及其一家官軍死者十八九闞文興力戰死其配王氏有美色為賊所執逼汙之紿曰我不幸至此豈敢愛其身願收葬吾夫然後唯命賊義而許之得其夫亂屍

中置積薪火之遂自躍火中并燒死後十八年府始上其事連帥及部使者以達行省又九年行省始聞於朝下禮部議部請訪王氏族里旌其門閭收䘏其宗親乃以其事付史館事下江浙求之六年無所得乃用漳守言表其故營曰烈女之坊然無及文與者又二十有一年士民之言不已以有今日之請嗚呼二人之死卓卓如此猶歷五十有四年始獲五等之封雙節之錫且必待張侯贊之人之伏巖藪沈下僚砥名礪操欲聞於天

下不亦難矣況數十年之間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為王氏止王氏信莫及矣闞文興亦詎可少哉天下綰符杖節擁萬夫之衆鎮千里之地者不知其幾一旦四方有急天子之命未及於境已閉閤稱疾者有矣遂委兵而逃者有矣當是時變起倉卒使闞文興第守簿書期會之常負妻子踰垣而避之亦孰得而議之而臨難忘身見危授命蒙凶威蹈白刃奮萬死不顧之勇死而不悔者何則禍亂作于前忠義激于內不暇擇地而死也

至於王氏決死生於俄頃不辱其身烈丈夫有弗逮矣
君子曰人皆死於危二人獨死於安皆有苟免之道而
不為也然江浙之請雖堅中書之命雖下微張侯英毅
必不俟貞烈之封亦不及而闞之死其君王之死其夫
亦豈欲求廟食冀襃寵邀譽於天下哉誠不忍棄君臣
夫婦之義焉耳傳全闔門死難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
不及者武臣死事國有常典云其辭曰
世道升降視綱與常綱常弗紊國乃吉昌伉伉闞侯夙

佐戎幕匪矛匪戟而簿書攸記婉婉王姬來嬪于闔夙興夜寐惟警戒是鑒元有南土爰鎮於漳閩山巖巖以海爲疆謂國既平謂威德既加弗戒弗備而内生孼芽盜夜斫營侯亦戰死王姬不辱入火如水五十四年民請弗却廟有新號封有新爵載念厥初風教未立三綱如此命胡不集唯侯克齊而家而婦克配爾德生雖不融没有遺則民心孔懷廟食孔宜式著刻辭爲臣妾之規

龔先生碑

自周程朱張氏沒天下壹資其書以為富貴利達孔孟之道闇然不明宋末科目極弊之餘用周程朱張氏之書以為教吾郡南昌則有龔先生云先生沒九年其門人朱志孚黄希尹三以狀謁銘其始至也余以憂在告其再至也國方有大故三至而辭益悲志益勤得師弟子終始之道乃叙其槩而銘之先生諱日新字中孚五歳入小學十歳通進士業十五有能聲從胡氏純饒氏

應中吳氏應期始去舊業由周程朱張氏之說以求達夫孔孟至元中以郡太守之招分教進賢日與邑賢士龔君煥講求孔孟之旨使知仁義為重富貴利達為輕而孔孟之道為大邑人翕然師尊之先生八歲時大父成己以户調督輸失期逮至邑潛往候之坐當答從容進曰大父耋老家君適有采薪之憂幸少貸當代輸令大驚試以尚書禹貢盤庚諸篇誦說如注令禮而免之父鈞嘗得暴疾氣已絕咸謂宜遷正寢先生曰必三日

乃可時時手注善藥口中翌日忽自蘇又十二年而終婦翁袁大夫漸治宜黄有殺人之舅誣其甥而已證之者先生至邑廉得實白而正之咸淳初度宗潛藩恩試京師謁陳尚書宜中坐頃賈似道至起避旁舍中賓退尚書曰能一詣此人否對曰不能尚書嗟嘆久之咸淳癸酉復與計偕而國亡矣吴先生疾也日往問焉其沒也無以為良已堊焉其教人也諄諄不倦不達不止嗚呼先生遠矣今之讀周程朱張之言者皆是也而先生

遠矣没之日實至治二年八月五日以其年月日葬於某某夫人某氏子男三以莊立信太初莊早世孫男五名與竇侍郎禹鈞之子同而亡其侃乃銘之曰

道行以天行道以人萬變摩盪忽而淄磷惟君子人内主外賓彼德於天吾自吾身窮達一揆尊尊親親邈矣先生勒此貞珉

嚴先生碑

世有樸山易說十四卷宋末吉之太和嚴先生肅所著

也咸淳中江丞相萬里馬丞相廷鸞皆好其書獻之天子徵為秘書省校勘宋亡之歲三月二十有五日亦以疾亡皇慶初余在京師識其曽孫有開有才藝有徳行問其世則曰吾之先馮翊人也唐之季祖實為江淮轉運判官遭亂不能歸留居廣陵子可求事江南吳王為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子續又事江南李主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是為懿公遷金陵亂孫美舉家南竄至太和家焉遂為太和嚴氏自懿公後始去干戈事文學自

秘書郎常州推官震始登宋慶歷壬午進士迄宋亡為世科之家又一十有八年余在奎章閣遺余書曰昔者常獲與子詳吾世家于京惟大父積學篤行著書立言以惠我後人而墓道之石未列所刻辭敢請接先生字子方曾大父諱光道朝奉郎通判潮州康元之弟也官保義郎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大父諱知古父諱起予娶段氏子男二驤文用文孫男四曽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壽六十六墓在縣南之某鄉隆福山之原夫易之

道深遠矣世之言易者至衆矣嚴氏之書最晚出致使
名宰相獻之天子藏之秘府固有以得聖人之心乎嚴
氏兩世相霸國而轉徙喪亂曾無寧歲積十有餘世乃
得先生以四聖人之心竭四十年之力其書不與國俱
盡宜哉先生之被徵召也到官數月即自免去曰吾豈
以六十之年而不知其所止乎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
吉言知幾矣銘曰
經之全惟易然言之難公得焉子若孫尚永傳

樂丘碑

余嘗讀老聃氏書至長生久視之說曰此世所謂神仙者非耶又有能以術役鬼神召雷電禱雨暘已疾癘亦曰出老聃氏老聃氏果何道哉廬陵高敏則君者博達深識之士也有所善頤浩先生頤浩先生者郡之安福人也名同寅字惟寅姓陳氏宋咸淳中棄家入清真觀為道士至國朝天下郡縣置道官又置南北道教所以領之其教所號之曰明素葆真大師教門高士以為郡

道録即為之不辭歴住沖虚觀梅峯道院所至禱雨賜
已疫癘崇棟宇辟土田至于起居飲食莫不與人同也
然今年八十矣顔如春花步履飄飄然纔如四五十人
又善為歌詩一字不作俗下語不知何道以致之又察
其所讀書皆老聃氏書也其行事皆非老聃氏所嘗言
者豈守其真而溷其迹耶高敏則君又常聞其言曰天
地果無終乎則纍纍乎莽蒼之野者何為而有之天地
果有終乎則炳而為日月星辰峙而為山嶽流而為河

海何為而莫之易也故聖人能存其所無終而不能存其所有終衆人常欲存其所有終而不能存其所無終彼纍纍者吾獨且奈何哉今求吾之道者曰老耼氏也求吾之行者曰老聃氏也彼烏知老聃者天地存亦存天地終與終天地而有不終者存焉彼又烏知老聃吾方且為樂丘以待天地之終也聞有揭子者能言孰為我使志之髙敏則君以告乃為之志而歌曰

猗頤浩兮不與我始兮而使余告兮猗頤浩兮不與我

期兮而謂余知兮天地廓廓不可以度日月爍爍不可
以約吾非老聃安能志斯丘之樂

大元勑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
公神道碑

元統元年十有一月月幾望奎章閣承制學士臣實喇
卜召臣傒斯至學士院傳詔命臣撰故正奉大夫江南
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別勑新南臺治書侍
御史臣巙巙書其文翰林學士承旨臣師敬篆其額臣

竊謂自太祖皇帝應天啟運其將相大臣父子孫曾傳百數十年稱名臣者數十人或擁旄杖節出謀發慮佐定海宇或安危靖亂行政施化藩屏國家于外或獻可替否拾遺補過匡救政理于內功不絕于信史名不染於罪籍天下庸人婦女皆能稱說者惟董氏而已以臣僕斯獲備載籍與有榮耀故不敢伏闕辭讓謹按公諱守中字子平世為真定藁城人曾大父龍虎衛大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諱俊大父資德大夫僉書樞密

院事典瑞御諱文忠龍虎公第八子上自天子皆以第
稱父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諱士珍公始入太學簡知世
祖召問時政條對詳敏如素習吏事者命之治仕則辭
年二十二乃以世胄補內供奉歷尚服院懷慶路判官
河南行省理問典瑞丞僉典瑞院事集賢侍讀學士浙
東廉訪使河南湖廣參知政事漢中湖南湖北廉訪使
累階正奉大夫公入官幾四十年最其在官才十有二
年以母喪去供奉閒居十有七年以尚服院罷解判官

閒居一年以上怒有司左遷公止懷慶之行閒居三年以父憂不果赴理問及辟典瑞丞終制二年以弟守庸為御史舍浙東以疾棄河北皆閒居二年遂以至順四年六月朔年六十一薨於家自同大父以下親無不在傍者薨九日葬邑西九門先塋贈某官當公之居家與夫人事父母盡其孝遇宗族鄉黨賓客盡其禮馭臧獲盡其恩諸弟妹婚嫁皆取具夫人奩中之資父之澤則以讓其弟大父之澤則以讓其叔父諸子女無適庶視

之如一公之居官潮壅揚州金沙河舟楫不通豪民恐奪兩河地數賄有司勿濬有司亦因以為利及公為河南竟濬之河北饑部使者下令盡逐流民之南渡者北歸公盡止而濟之其在湖廣宋以馮文簡公故宅為貢士院在洪山寺傍及宋亡寺毀屋樸碑而有其地公復取以為貢院江西歲給蒙山銀治糧四萬餘石右輸銀三萬五千兩興國龍閣諸山亦多產銀有請色辦蒙山銀者公曰此奸利之民也斥之公方留妻子於鄂赴漢

中過汲當國家中興行省大臣留叅軍事肅清郡邑以迓新天子多用公計策獨不聽諫止孛羅守潼關關果不守騷動三晉及新天子至召賜白金百兩以為河南廉訪使帥師守武關迄亂定無一人敢窺關者明年天下大饑武昌郡豪控諸米商閉糴以徼大利城中斗米至萬錢公適至杖其黨與七十餘人米大賤又擬貢士莊錢入學養士恐以飢廢講刻朱文公戊申封事于南陽書院使學者知格君之道有司受賍聽民誣父妾負

財逃妾實與爭溺水死公正有司及誣者罪惟公平生於朝廷無干進之牘於權門絕私謁之迹又不幸年止中壽故上不能盡公之用下不自竭其志竟如是而止悲哉然臣嘗待罪國史伏讀太祖以來實録及觀董氏家傳朝野所記載詢諸典刑故老董氏之先南征北伐未嘗妄殺一人妄施一政天下初定諸將並解兵柄唯董氏不許以僉樞公寄天子腹心居中者四十年才四遷其官觀公進退可謂無忝乃祖矣公夫人名臣翰林

學士承旨王文康公鶚之孫翰林直學士之綱之女勤儉懿愛德為九族師封隴西郡夫人生三男子一女子男鍩鋕鑰也姬子女各一人男鐩鍩由武備庫使五遷而僉羣玉内司事廉直貞亮為英宗文宗所知及鋕之篤行鑰之好學鐩之脩謹皆能守祖父之訓為孝子慈孫龍虎公累贈推忠翊運効節功臣太師謚正獻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傅謚清獻階並開府儀同三司勲皆上柱國爵皆趙國公銘曰

天啟有國篤生賢哲董氏數世終始一節人謂董氏獨
保天迪匪天私董唯以不殺如漢鄧留佐命興劉有舉
必賢有諌必酬惟滿是戒清靜是脩又如西平在唐之
造功則讓能過則引咎惟善是與惟善是懋而子而孫
半於天下王公令僕方翳並駕人惟好德如春在物生
生靡窮莫之敢遏豈彼驕陽焮灼歊蒸欻兮凜秋為寒
為氷矧茲董公翼翼其承惟祖考是訓惟德義是經進
退用舍與時偕行用不盡材壽不侔德而公之裔而後

之益隱卒豊終為天子之公厚本濬源惟子孫之恭臣拜稽首式揚休風以示趙人以篤世忠

趙功可墓誌銘

余讀太史公書至倉公扁鵲傳歎曰功之及人深矣然其子孫無傳焉及觀歐陽先生守道所為天和老人碑累千數百言與龎安常並稱且曰子若孫皆進于學其門户將大又歎曰子孫之大也其必由學乎天和姓趙氏其姓祖三衢人從趙清獻公官贑上至廬陵家焉三

世至榮道盡讓田盧凡弟而自立榮道生慶善慶善生
鶚飛是為天和博學善為文章有盛德著書百二十有
六卷生四子恵愿韙日章日章從老氏學恵生宋永宋
強愿生宋文韙生宋庠宋安宋永字儀可宋安字功可
以文章齊名號二趙先生儀可嘗三貢於鄉又入太學
充博士弟子員宋強亦登進士第為韶州仁化簿尉卒
功可雖不及貢他人得其文輒與貢使宋不亡儀可必
不止太學功可必貢且第及科舉復則皆老矣儀可尋

沒功可喪明然儀可之文播天下功可謹自晦猶為人所尊尚稱鄉先生太定三年十有二月乙未功可亦歿明年秋八月其孤靖衰經走門泣且拜曰我大父則歐陽先生銘其墓而文丞相題其蓋我伯父則翰林學士承旨程公銘其墓而翰林學士承旨趙公書其碑惟先人之葬願併以累子噫余敢抗諸老哉然獲知功可今二十七年矣其得䢼君生七歲而孤服除而母嫁大父鞠而教之警敏絕人貫穿諸經羅畧百家而為人溫厚

純慤和而不同為文疏達雅粹豐而能約其教人也本之以不欺繼之以不倦故從之游者皆賢子弟其兄死諸孤子立皆與教育而婚嫁之而見之未嘗不以禮晚歲樓於屋之西偏揭曰吾美蓋感其平生淪落不偶晚得安享太平無去國懷鄉之憂而自幸也自是賦詩飲酒無日不在茲樓矣及其歿也飲酒三日無疾而歿年八十一娶胡氏子男三人初遠靖初客南海二十年父死不及歸遠為新會教官卒凡喪紀維靖而已女一人

適張元孫男六宜簡宜晦宜遜宜立宜和宜肅女一人曾孫男女各一人將以閏月二十日葬所居之趙山鳴呼功可已矣余觀靖之為人簡慤嚴重且其為文甚類其父諸子又類歐陽先生所謂大者其在茲乎儀可後易名文家復有神甑之事云銘曰

趙昔有甑大比則鳴伯也三應叔果弗靈甑既墜矣天開聖朝昔視為祥今視為妖溫溫君子弗究以老藹藹令德無忝祖考嗟爾振振曰子曰孫念爾祖考允大爾

門

奔清甫墓誌銘

安成有士而隱於醫者曰奔氏諱清甫生宋寶祐間九歲而孤即强學自愛視取高科都美官如指掌積勤十二年而國亡科舉廢又連遭大喪征徭風火巨室瓦解乃盡棄其田疇取神農黃帝之書日夜讀之心通理解天授神設以之察脈視疾論生死虛實寒熱雖世業鮮能過之四方無貴賤富貧求者如歸市遂以名醫聞自

是聲日起家日裕而無推剥糜爛之憂天下立醫學置吏多勸君為之者君不應然學校每賴君以為重君平居孝友凡見父之執母之族必敬之如父母兄深甫貧事其兄如父事其嫂如母撫其子如子從父仲龍老而無家養之終身兄及從父沒又以禮葬之從妹之夫劉才英溺死二孤煢然君為經紀其家同居子姪有他適必謹視其私雖犬豕使各得其所故家羈孤淪落旁皇無所歸或館之或食之或衣之曰此名家之子也人以

橫逆相加未嘗難焉惟讀書老不釋卷多所編校及科舉復而老矣泰定三年七月得疾手課程文一通授其子沐浴衣冠語衆曰後三日夜半吾當死及期而卒年七十二將以没之明年九月庚申葬郭北順安鄉印山之原孤元凱命其子中泠以書謁銘君之先汴人七世祖仕能事宋徽宗為侍禁靖康之亂從隆祐太后南幸至安城家焉仕能生成甫成甫生逸孝宗時舉直言極諫科逸生成節郎子英生普州安居尉士同士同生志

學是為君之父君三娶皆劉氏子男三元方元凱元中元方本趙氏子從母歸奔故冒奔氏興元中世醫學惟元凱業儒文多奇女三長適鄉貢進士劉辰發之子尚賓次適倪剛大孫男五長中冷業進士有聲餘方向學女二惟君少孤能勇自樹立既食于醫能為善不倦又力以詩書教子孫沒猶不忘以進士業勵其後且其明足以知死生之故有合於君子之道宜得銘銘曰

猗民之生汩汩營營為之禮樂以防其情為之藥石以

和其形民猶蚩蚩弗念厥生善為政者不失其經善為方者不爽其平惟以保其真嗟嗟奔御子孫其興

處士楊君墓誌銘

豫章先生熊氏以六經教授東湖之上燕晉齊魯關陝之士皆不遠數千里受業門下去即擬高科都顯官立盛名至有閉户窮經甘白首而不屈者郡人楊綬又獨嶄然羣弟子中其讀書務求大意不棘棘章句其為文鉤玄抉幽非博學識字不能讀然反覆沈鬱固將就平

易而未及者其力行敦六行明五教邪說不能亂世好不能惑恒居無雜言盛暑必冠帶與人交必敬為人謀必忠不以利害枉其道不以毀譽屈其志三試進士三見黜不易其所好熊先生深愛之同學亦皆以為不能及熊先生沒常忽忽不自聊然益奮於學有一日千里之勢至順二年四月二十日年三十八竟以疾卒君子莫不傷之且曰使不死吾輩皆當出其下明年夏其孤其年月日葬於其以狀介父之執至京師請銘按楊氏

其先本世家五世祖顯壽徙豫章遂為南昌辟邪里人顯壽生文質文質生炳及開慶己未進士撫州金谿主簿會龍炳無子以會龍次子惟善為子後娶信州鉛山主簿胡庭桂女生君君字宗敬早孤能服勤母教又得名師友以成之故所至有過人者惟人之生也命之脩短懸于天學之成否係于人是以君子之學嘗恐志未畢年不待也孜孜勉勉死即已矣若楊君者不亦深可哀耶君娶揭氏生二子成允成彥二女尚幼銘曰

梗楠豫章爲棟梁兮璆琳瑯玕爲珪璋兮才而短折君子之傷兮

文安集卷十二

文安集卷十三

元　揭傒斯　撰

銘

饒隱君墓誌銘

臨川饒國華卒之明年其孤得正馳書京師請銘曰先子且屬纊曰吾生無所成名没必得故人揭君銘余十五年前過臨川遭國華於道要余至舍行二三里至大

原之谷其山四髙環合如城中有良田美木水聲淙淙與禽鳥之聲相亂坐予屋西别墅悠然之亭諸子玉立觴酌屢行復裵徊濯清釣雪諸軒亭之間花氣襲衣竹陰滿地使人泠然忘歸為留一日而去自是嘗一再過之不謂奄然死矣悲夫君早孤事母鄭孝謹為人端重和粹好讀春秋左氏傳能通諸史始末重賔客樂施予浮沈鄉里與時髙下及諸子既長皆讀書有守足持其家乃泛大江浮雲夢殂楫漢水之上入鹿門求龎公遺

迹登峴首訪羊公墮淚之碑於是扁舟東下觀六朝故都泝彭蠡而還方謀歷齊魯燕之郊而不待矣嗚呼遽如是巳乎君長余一歲耳余雖生何益忍不銘君哉君諱應舉其先南豐人曽祖志通祖宗父文祖配吳氏子男三得正得真益女二長適劉次適余孫男一瑞生女一君卒以至順元年十月七日年五十八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原君嘗買書數千卷劃田建義塾以教鄉里子弟未遂而歿是尚在後之人銘曰

不角而勝不求而足悠然大原之谷庸非斯人之福

蕭景能墓誌銘

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廬陵蕭祥嘉景能以疾卒將葬矣其妻之兄鄉貢進士劉性粹衷告所知揭傒斯曰女弟之夫蕭祥嘉生而甚賢不幸年二十六以歿生而無所成名歿無以表顯於世女弟甚哀之願得為之銘庶幾為不歿也敢請問其善狀則曰祥嘉少有志操常以古人自期篤學好問未嘗有子弟過父早喪事其母劉生

母張及二兄盡禮與人交和易簡諒言必可復諸經皆通大義諸子史方術百家皆能提其綱領其要雖進士程文未嘗苦學下筆出輒人上尤喜為歌詩以漢魏晉為宗下此惟陳子昂李太白韋應物以為稍近於古長短句則曰周美成秦少游姜堯章吾師也又多藏三代彝鼎罍洗漢魏金石刻唐宋名人圖畫墨蹟之屬客至賦詩彈琴圍棋賭酒連日不厭平居焚香黙坐不知斯世為何如時其父在京師為翰林曹承旨勛及其弟監

察御史都賢所知聞其學薦充博士弟子員念其母不果行湖廣行省舉茂材籍教官中亦不就不知者往往誚其闊迂弗顧也沒之日弔者皆為之慟以為使不即死學不至古人不止必且舉進士否亦必不肯睢盱噂沓以媒其身以辱其親此女弟之所甚哀而願銘之也幸終賜之銘夫良人者婦人之所天也不幸不與偕老愛之而不改哀之而不忘古有之矣未有能圖不朽於金石又有賢如粹衷者能成其志敢不述而銘曾祖超

祖子貴父均衡以賑粟致位贛州平凖庫使漢陽府漢川縣河濼使俄以近臣薦授奉訓大夫瀋陽王傅府斷事官尋以例罷娶劉氏繼亦劉氏即粹衷之妹也皆無子有女二人次則君没三月始生以兄之孫繼善為之後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墓在某鄉某原有文集三卷藏於家銘曰

生惟古兮是求没追古兮與游嗟今古之人兮不使之子而少留

鄭隱君墓

士莫貴於知禮然貧而知禮易富而知禮難富者驕吝之原禍福之樞也故貧而知禮不失其身富而知禮不失其家豫章之新建侯溪里鄭君季明其富而知禮者乎君字明仲兄弟三人君為仲叔父早世以為叔父後然未嘗去父母之側其習詩禮執孝友甚謹父母嘗曰爾為叔父後他日分財固不爾殊也及父母終兄弟異財欲出分君辭曰夫旣有所受矣卒辭而兄弟情好益

篤事其兄如父視兄弟之子如子每食一人未至筯不先舉人不知其異爨也與人交必誠必信稱人之善人不以為諂折人之過人不以為怨簡而周直而和臨事無留難吾直也雖摧山倒海之勢不以為撓吾詘也雖蜂蠆之毒莫之或攖人有園田雖接壤未嘗敢利將不守猶委曲扶持之必不守乃倍價償之人有患難必身救之人有忿爭必理解之歲豐必積粟以備水旱歲饑必不貴糶以先鄉里年踰四十即獨處一室或與二子

同寢齋閤以督其學褎衣博帶望之巽然知為古之有禮者會嵗賓興語親故曰先子在宋固嘗試補博士弟子員矣而降年不永弗終厥志余雖老敢忘之乎遂躬率子弟使試有司尚繼先志至治二年秋七月得末疾五日而歿是月十一日也年七十有六十有二月二十日葬邑之盡忠鄉華表峯之麓後六年乃以龔先生道原所為狀請銘余自從太史後執論撰之事多矣富而好禮未有若龔先生所陳者可不為之銘君之先徙自

臨川曽大父珉大父璇父文富所後父曰夢發配夏氏先十二年卒子男二元昇元麒女一適熊元恭孫男四大同大觀許州定孫女五長適夏肅次許適揭頑閭曽孫男二顯孫虎生銘曰

物之隆封必崇家之豐禮必恭殖有禮天所視貽孫子視所履噫吾其跂而

楊隱君叔芳墓誌銘

清江楊天芳字叔芳抱疾且十載將没自誌其墓曰世

無昌黎公誰知我者葢自傷也没且葬其子觀奉乃祖之命來請銘余雖不足追蹤古人不可謂不知君者忍不銘以慰其父若子之悲乎其世曽大父諱必通大父諱允成父名辰龍皆為儒其容秀整清峻進退有度其行事親孝不妄交母聶氏喪致客數郡其學以禮義為本博而不雜其文黎司業立武李舍人珏吳學士澄皆稱道之其配熊氏其子觀其女長適甘惟逸仲適蕭鑑季適黄升其生至元丙子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其没

延祐甲寅九月十日其葬泰定四年十月某日邑之茂材鄉鍾山原其葬處也嗚呼君負高才生盛時又有科舉可以取禄位没猶拳拳焉恨無昌黎公託其名不亦大可哀耶銘曰

父甚慈老而哭其子子甚賢弱而喪其父没十有四年始復于土祖孫依依兮尚其歸輔

楊隱君叔宏墓誌銘

弘農楊氏遍天下多賢而好文其世居清江之水南者

傳至宋登仕郎允成蘄塗杯山廵檢應斗皆負奇才實學不獲志以沒為當世所恨而杯山君有子曰繼孫字叔宏甫知學即慨然以歎穆然以思題其讀書之室曰學軒曰吾之學將何學乎學吾先世之所學而已先世之學果何學乎學為聖人之事而已聖人之事果何學乎忠君事親敬兄友弟皆聖人之事也吾富貴利達之不知遑恤他為於是朝夕是軒身益脩家益齊鄉邑之譽益歸而君子皆謂楊氏之必興矣年五十三竟奄然以

死天道竟如何哉君孝友和裕好賓客能為詩不求甚
工往往道人意中事其學守家法娶張氏子四人德方
直方義方正方皆脩飭謹篤孫四神明顯貴方力學君
生以宋咸淳八年壬申九月十有三日卒以元泰定二
年乙丑七月二十有五日葬以天歴二年己巳四月九
日墓在邑之茂材鄉升平里小溪山之原銘曰
人知其學天知其命命與學違我則有定嗟叔宏甫學
乃其性而命之微孰敢不敬

甘景行墓銘

豐城甘君諱果字景行早以郡學諸生受業熊先生朋來之門及長好為詩至元之末與邑人蔡瓛熊坦等十人結社龍澤山中方是時國家取士非一途或以藝或以資或以功或以法律其最上者以文章薦可立置館閣然皆不好唯以治田園躬孝養奉喪祭給公上禮賓客䘏貧乏暇則讀書教子而已天歴至順之間天下大旱蝗民相食天子下詔賑粟五百石以上與秩有差三

百石旌其門君出粟或賑或貸或為粥以食日所活以百計而不受賞未幾家人失火尺椽不留人皆弔之笑曰昔有非有今無本無君何弔焉新構既定以至元改元十有二月八日卒年六十七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其友熊君椅以書致其孤之意請銘君之先丹陽人南唐時有曰從矩者為豐城兵馬鈐轄因家焉其子積在宋初為監察御史積孫令詢始居邑東功曹山之下滎埸之里逮君蓋十五世云曾大父文昭大父應欽父一

清宋登仕郎君兄弟四人君次居三兄曰槃曰槼弟曰栗娶周氏生子熹燮繼黄氏生三子堅垕塤他姬子二圻丁生丁爲兄槃後余與君居同邑生後先才五歲常讀君之詩慕君之爲人而未及識今竟不可復識矣而得銘君墓幸已銘曰

世貴以位君以德義世富以利君以施惠龍澤之山高與天連君去不回君詩在焉

故榮禄大夫陜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吕公

墓誌銘

陜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呂公賜還之六年薨三月而葬未葬旬有五日請銘公諱天祺字吉卿世家遼東之咸平今為燕人曾大父諱元仕金為監軍太祖建帝號之八年以其衆北歸從光獻皇后弟入事上承光寵者餘二十載大父諱惠堅及夫人董氏以順聖皇后媵臣為皇子北安王保傅能恭慎純慤得幸上没謚忠恪父諱哈喇廉直多巧思為初建金玉局使奏釋所獲

宋間諜鉗鈦輸作者及渡江所俘童男皆教以工事世守其業歷工部侍郎尚書將作使中書叅知政事拜大司徒獨立不阿權臣阿哈瑪特數欲害之不能僧格誣陷丞相安圖則力為之辯為天子心膂沒贈金紫光禄大夫謚忠惠生五男子公次居四兄天麟天祐皆至大司徒至元二十有九年公從忠惠公入見上即以公可大任忠惠方選將作僚屬上詔用公忠惠不可遂以奉訓大夫同知異樣揔管府事奏免所負金帛甚夥成宗時

自秘書監爲將作使八年人未嘗見毫髮私進集賢侍讀學士遷大都留守兼少府非上共必節雖權貴莫敢干以私至大之末擢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以母老辭改禮部尚書又以母憂去數詔起固辭後四年用爲壽福院使乃起仁宗四年上思其祖父勲勞嘉其誠篤特拜集賢大學士與聞國政自奉訓大夫至是六遷爲榮禄大夫每議論朝廷之上慷慨切直不爲詭隨大臣多不便之遂稱疾家居泰定之際關陜連歲大旱父子

相食死徙者十九文宗即位詔起公為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以撫其民公曰民急矣即日就道晝夜兼行及到官宣布天子德意發楮幣百萬緡米萬斛命有司賑之公乃齋不食三日以哀籲天其言曰天欲降大癘于民民乃能力作佐國家以事天地神祇臣老不能力作佐國家以事天地神祇而受天子命以撫寧其民民有罪宜悉加臣身毋久亢旱以盡殺吾民天乃大雨一雨五日是歲大熟民始稍稍有復業者至順二年

冬以疾奏乞還京詔許之父老聞之相聚而哭於庭曰
凡吾民之有今日者皆公之賜也故吾民得公則生不
得則死公何忍遽棄吾民而歸也復大哭公力疾厚撫
喻之强留至明年出關未至京上數問李平章至否既
至入見上上迎勞之曰朕久不見卿思卿甚勤聞卿在
關中天格其誠民被其澤凡使關陝還者皆誦卿之德
良用嘉歎故召卿還因賜之酒且曰卿病愈當大用卿
公稽首謝曰臣素無行能陛下寄以方面常懼弗稱況

敢當大任乎至元三年春三月三日公疾殆將屬纊且戒令薄葬屬子孫世世以忠孝報國言訖而薨年七十將以四月三日葬城西岡子原先塋惟呂氏自公之曾大父帥衆歸國今百二十有五年矣世以忠謹事上父尺繼糸大政繼以大司徒開府至公四世益謙讓廉退如漢萬石君家既閒居十有餘年及以關中之饑起公則如救水火其憂國愛民之志爲何如也臨終猶以薄葬忠孝爲屬嗚呼賢哉公娶曹氏生大都人匠搃管府

達嚕噶齊其同知異樣揔管府事延壽而卒繼鞏氏無子卒繼康里氏有子曰額森他𡟃子二曰大都博囉孫男四曰靈童今宿衛士曰烏魯斯布哈諤勒哲特穆爾

巴延特穆爾銘曰

自古為國罔不以臣豈曰以臣惟老成人而無老成何以為國如彼蒙叟冥行擿埴蒼蒼者天胡不憖遺瞻彼晨星日既烜之嗟嗟呂氏世忠世厚孰謂伊人弗與國壽望而不見聽而不聞國豈無人而公不存我觀四方

鑱鏟薦臻孰與濟之如公在泰公既逝矣不我作矣雖不我作無忘國矣有子有孫有繹其承罔子之瑩公其永寧

奉議大夫平江路嘉定州知州甘公士廉墓誌銘

宋建隆二年江南李主遷都南昌其臣有甘從矩者以丹陽兵從開寶中子禎遂以列侯居豐城李主入宋乃為宋人禎生宗宗生十子其一曰梠居邑中後三百餘年有諱朝舉字士廉者沈鷙廉敏以功業自許會朝廷

以法律治天下其故人官嶺南乃往求為郡吏得補詔州太守信其廉郡吏服其能部使者聞之辟以為掾居久之遷海北海北方大治威嚴任煩苛君一裁以正海帥獲諸叛黎無輕重皆下獄當死君閱其獄出脅從者五百餘人民為立祠廣西帥思得强明吏以自佐復辟掾其府尋丁父艱服闋還府藤容二州山猺為亂佐元帥萬奴擊之帥聞民多與猺通欲盡殺之君力諫不可且曰民居近猺猺暴其民吏不能制姑從猺保妻子以

待官軍也令欲并罪其民而誅之是驅民以資猺也若舍民而專事猺民必并力而誅猺破可必矣帥從之即督兵進擊其酋聞之果大恐自縛詣轅門降不戰而定帥及部使者交上其功不報還湖南復以母憂去泰定初起掾湖廣行省時高昌王行平章問疑發難辨答如響大器重之秩滿朝廷遣使與南臺監察御史銓廣選首用為廣西帥府經歷盜嶺海之間歲薦饑賓柳慶猺為寇亂不止故選任之也即下車廣儲待簡郵傳省征

斂以養兵息民居歳餘請討諸猺事聞詔遣湖廣行省平章劉脫歡總河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兵四萬人討之君逆境上固言攻討之策必自近始近者服則遠者自從今近而狂猘莫若古縣猺柳州阜洞首李氏者有衆數千本吾撞義兵强勁可用而有司貪暴激使為亂今大軍甫至至則以古縣猺責之威亂方張遣一信義素孚者招之必至可計日而滅古縣之猺滅諸遠猺必自解而歸劉愎諫自用不聽未幾誘至李首及其親黨

六人皆下獄阜衆聞之大怒殺柳州萬户與諸猺不可制矣劉駐兵數年卒無功至順二年春詔班師君亦以病滿三月謝歸而廣西部使者馮麟卿舉治最湖南部使者管不八舉才任風憲元統元年調官京師授奉議大夫平江路嘉定州知州兼勸農事命未下而卒是歲七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五十五其甥曽利用護喪南歸子九成等以至元四年二月八日葬廣豐鄉食祿里郈坊之原夏九成以南安路總管府照磨鄭德中所為狀

請銘曽祖諱露祖諱發父諱叔良贈承直郎龍興路總管府判官母聶氏贈恭人娶于氏封恭人子男三長即九成將仕佐郎韶州路樂昌縣主簿廉尉次九思南寧軍史次九萬女一適楊脩惟君與余同里而君仕越余仕燕邈然不相聞葢二十餘年矣泰定三年余試進士湖廣君實以行省掾馳驛送余始一見後八年余任藝文監丞君調官京師始再見不謂見不數月而君竟以喪歸可哀也哉銘曰

堂堂其英烈烈其聲有言必徵有施必行懷抱利器惟所剸治弗顧以畏有倫有義鄉黨非戚嶺海非疏爾毁爾譽我廉我愚以公爲忠以守爲孝以勤爲政以肅爲教出無所資入無所歸生一布韋沒一布韋有臣如此弗考以死何以銘之清白遺子

故贈奉訓大夫滕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滕縣男文君墓銘

太傅掾吳文溫介新深州判官周紀致其外舅武昌治

中文君淵之辭曰淵早賴父祖之訓起田里習國書由國子生歷髙郵鹽官兩郡教授平江平凖行用庫使湖州録事溧陽州判官吳縣尹知昌國州武昌治中凡七遷其官致位五品幸無大闕在昌國時朝廷推恩贈先父奉訓大夫滕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滕縣男母追封滕縣君淵今年六十有七矣亦既請老于世不知當復幾何年而先君墓道未有所表夙夜是懼敢請紀文溫皆滕人文溫又文氏壻問滕州君所為狀則曰滕州君之

為人也勤儉樸素既辱在田野不得列名仕版效才當時渾渾乎若無異於常人也然里中緩急茍有所請無不應其求其家人或以他辭拒輒詬曰弟顧我常有何得不與人共之若等將舉無求於天地間耶吾知滕州君者如此復問淵為政何若曰在溧陽時州民蔡有一孫為某寺僧他惟一僧居孫上計去是僧其孫即得為主寺未有間會有以博訐于州者賂訐者楮幣千緡令引僧又許賂君千五百緡淵疑之廉得實又知同列皆

受賂明日故晚出出則獄已具吏抱牘請補署淵不可
歷問皆稱實無僧許者具服僧得免在昌國獲海冦數
十其渠言奉化州尚十餘人具言其人居其所歷歷可
畫如所指移奉化捕之悉械送無遺淵察之皆畏慎慈
順人也必非盜乃使皁卒易服詐為所獲盜歷引羣盜
辨之言非盜人人同且各言其盜為某狀此名是而人
非亦人人同詰其渠果挾仇誣之也悉縱之繼又舉最
於吳吾知淵之為政者如此然後知滕州君之為德人

滕州君之宜有後而淵又能推孝以為忠而紀文温且善志人之志余得以為銘滕州君諱順字某父諱郁世為滕州滕縣人君以某年月日卒年若干以某月日葬縣東北胡山漷水之間洪邨之原縣君丘氏子男四曰某某某季淵也孫男若干人女三壻即文温餘未行銘曰

不曰高乎積壤成山張而為屏翰翕而為重關不曰深乎積流成河蒸而為雲雨鼓而為濤波一人重義百世

蒙利一人好善百世錫羨有高者胡有深者鄭文氏積之百世允鑠

逸士徐君墓誌銘

吾鄉之士以好善為貴不辱為榮父賢子孝兄友弟敬累數世而不厭者有隱溪徐氏溪出所居之東龍澤山中即其祖漢孺子讀書之處溪之上有諱輿字德載者尤徐氏之賢者幼而篤學長而更事外圓而内方上敬而下順不遺邇不忘遠不矜小智不忽小善急人之難

憫人之窮勇與義俱不待勉强後至元五年三月二十有六日年五十四竟以疾終姻族茹悲閭里增歎載念
國初盜起鄉境其祖友諒奮義庇民萬死一生執其羣醜室家相慶世保子孫厥父以莊承忠襲厚年將八袠好德弗諼宜膺敬養遽哭乃子天道悠邈實竊慼焉然有四子文箱楫駟檢身力學將世其美孫支擢秀一男六女依依膝下足慰目前將以十月己酉葬佛嶺之盧岡其弟珏狀其行請銘余昔嘗聞君有美地卜葬者睨

焉卜宅者規焉因以與之不以為德嘗市大木築室將伐貪夫徇利遣辭以爭因以讓之不以為弱心有所嫉人因毀之事有所仇人因短之日為佞諛終身薄之最其善行斯可銘已其配吳氏蓋先十二年卒銘曰

隱之水兮其流沄沄爰匯衆芳于溪之濆匪以娛人于以怡親親今獨來身去為墳親匪獨來亦有諸孫諸孫日長親日以老墳今惟新忽焉宿草我思其人隱溪之道惟德之行惟善是寶有才弗用身之隱也有德弗報

命之殞也展矣若人邦之彦也

逸士陳君墓誌銘

逸士陳君諱殷字嘉靖世居豫章之豐城故邑晉雷煥掘劍處曰營塘里里故家莫尚陳氏陳氏之賢莫尚嘉靖其曽大父亨大父世興父應軾皆事髙尚而家範齊肅如素宦君少孤母王氏教育之年十五而天下易代辟地母家因受學舅氏博學强記尤好讀梁太子統文選故下筆為文章皆有規矩事定而歸始與世相酬酢應

機合變動無遺策伯氏嘉謀每讓其能才與學躋德與年長宗族鄉黨咸屬望焉伯氏早世撫孤育幼如見伯氏田園第宅中歲載斥乃法朱氏家禮改作先祠冬至以少牢祠始祖春秋祀先祖悲哀涕泗如見所祭凶年饑歲發廪賑貸不待勸分新知舊好交際以義不事姑息晚重構所居堂署曰樂善大書其門曰當平世遂安居以示終焉之志元統復改至元之歲正月朔旦又大書其兩楹曰行仁自孝悌始起家勤儉中以垂訓子孫

三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七十三且屬纊子若姪皆涕泣固求一言以自克乃瞪目而言曰可以終身行之者和而已遂卒三年九月庚申葬折桂鄉禄城里其配王氏墓南又明年其孤植以所覯熊君椅所為狀請銘余嘗聞君嘗有奴死仇家者仇大恐祈哀于門君曰吾豈以此報仇者謝去之又有商糴粟誤持賈贏而君弗知商頃自覺與其徒更相怨君聞故得實曰吾豈以此為利者立還之君葢盛德人也足以法於後世矣君娶王氏

為婦為母内外皆儀之先二十年卒得年四十二繼雷
氏亦有淑德先三年卒得年六十四子男三果迪植果
為伯氏後迪先九年卒孫男三伯庸伯寧受生女四曽
孫男二普奴德奴女一銘曰
時俗之日墮兮忠厚之日衰兮嗟若人而天不憖遺予
倀倀其何之已而已而庶其後之可期兮

何先生墓誌銘

至順二年夏詔以集賢大學士全公嶽除平章江西行

省事秋具書幣遣使帥撫州太守即隱所聘孫先生轍何先生中而孫不起何先生既至以為龍興郡學東湖宋濂二書院賓師明年春與其子渡江遊西山主丁氏夏六月二十有三日以疾卒丁氏為具棺殮其命子為位受弔諸大夫士皆會哭後三日子成孫奉柩以歸明年十月十有三日葬邑之清原妣夫人唐氏之北其門人李肅以狀至京師請銘於先生所與遊者揭傒斯曰何先生海内故人執論揆之事而相知深者惟予舍子

無宜銘者噫余以兄事之者葢三十餘年矣余不銘誰
宜銘先生諱中字太虚一字養正世為撫州樂安官族
曽祖諱詵伯祖諱夢龍父諱天聲登宋咸淳辛未進士
第官至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以才畧與伯兄兵部郎
中峕齊名文丞相建都督府皆置幕下先生少頴拔以
古學自任天下載籍靡不貫穿藏書萬卷皆手自校讐
廣平程公鉅夫清河元公明善負天下知人之鑒皆器
遇之至大初二公及柳城姚公燧東平王公構皆在朝

遂北入京師以文章自通會諸權臣用事内外翕翕居兩月天大雪竟不别而去歸與諸門弟子講易書詩春秋大江之西同郡吳先生澄號天下儒宗又為中表兄然每推讓不敢置弟子列積所著書曰易類象一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二卷通書問一卷韻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校六書故三十一卷知非堂槀十卷支熙録二卷蔚丘述遊録一卷其門人潘懋類聚刻之先生之學可謂弘肆深博矣然生世六十有八年

連蹇愁悴者十八九書幣一入谷而客死三百里外不知天之慦然於斯人者獨何哉豈其多學善著書亦天之所忌邪此固窮士之所自託者吾不知其何故先生娶陳氏有三男子曰長孫在孫成孫四女嫁士族孫男十人銘曰

夫容之高吾其跂而鰲溪之深吾其厲而先生之沒曷其起而

靖逸處士熊公墓誌銘

集賢所號靖逸處士熊公豫章豐城善源里人也諱召
子字南翁少豫章先生朋來十二歲先生世與公連牆
以居後家郡中先生每歸里必舍公所公至郡中必舍
先生所兄弟自為知己公博覽載籍好論古今事如生
其時性抗直辨是非枉直如別黑白雖大官豪吏一語
失度即面折語琅琅不少衰然卒如公言人有言論失
實舉措無節于名義或有所闕必詬辱之人亦莫之敢
怨退自悔艾而已葢皆出乎正也故鄉之人倚之以為

安視之以為去就雖紛爭辨訟可一言而解公早以儉勤起家而以儉勤終身不少易其常後至元五年十有一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三將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富城鄉交陽之原其諸孫請銘系之曰曽大父諱海大父諱英父諱誠孫娶雷氏生子男二雅先十九年死谥京先五年以疾卒女二長適范希驥次適范世隆繼黄氏孫男二克愛績克愛早世無子以嗣祖為之後女六曽孫男二長即嗣祖次普福女二玄孫男一長壽公之葬實與

子京同其兆云嗚呼余與公居相鄰世相好情義之相與殆未有過於吾二家者然自余竊禄於朝不相見者動十餘歲余間每一書還公必杖策詣門訪出處余書中亦往往問公安否參跡雖疏而情則至親也又聞余未還時公數向人言吾弟得與揭曼碩一見而死吾不恨矣吾當忍死待之及余還即買羊載酒躬相慶勞其喜見顏色猶親子姪不知余之不肖何能得此於公也其亦以先世之故與公未沒前一日余猶及坐公榻前

相與劇論當世事不知竟為永訣也悲夫銘曰

鬱交陽兮窈深結重雲兮愁陰望君子兮不見渺千古兮傷心傷心兮何極鄉誰歸兮里誰式孫既子兮子又孫承惠澤兮其無斁

劉先生墓誌銘

吉之永新儒師劉先生諱友益字益友是為清江公非先生九世孫曽祖諱宗信父諱繹世以家學為邑人師父剛嚴介特獨立無朋而以先生為之子故少與物忤

先生少好學貧不能得書從里之多書者借而讀之朝借暮易暮借朝易窮晝夜讀不絶聲過目輒記間為人傭書以給膏火父母憐而禁止之乃掃别室冪牕戶竟坐默誦如是數年貫穿六經包羅百氏至天文地志律歷象數山川聨落郡縣廢置皆可指畫而談毫髮無遺也宋之亡鄉里豪猾並起為亂與伯兄真長從弟人暐皆遇害先生絶而復蘇饑困踰年乃卜築高山之間杜門著書不與世接以聖人之志莫大於春秋繼春秋之

迹莫大於通鑑綱目凡司馬氏宜書而未書者朱子書之宜正而未正者朱子正之恐朱子之意不白於天下後世乃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盋歷三十年而後成天歴中邑進士馮君翼翁傳其書至京師國子先生得之大驚曰昔者王道衰而春秋作春秋隱而綱目興書法不作綱目之義又將微矣故聖人之述作雖殊所以扶天綱立人極一也遂録副在官俾六館諸生傳習之至順三年三月三日昧爽先生疾作猶正衣冠危坐

至午而卒年八十五以某月日葬邑之禾山鄉大豐之原娶陳氏繼段氏子男三矩衡節皆克紹先業孫男十曾孫男一又明年夏馮君調官京師矩具狀介以請銘馮君曰先生外和而内剛外通而内介言簡而要不迂濶於事其誨人也諄諄善誘白鬒丹頰神情蕭然真有道者嗚呼若先生者茍見於用當何如哉銘曰

百圍之木不為斧柯蹄涔之水不為江河元有天下先生在野先生在野志在天下百世之上先生此心百世

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劉福墓誌銘

盧陵劉福字孟介五歲好學日記千言不知有童子之樂父母每憐之十歲聞科舉行即大喜忘晝夜廢寢食蒐獵經史旁入捷出務為無所不知聞有學出己上便往與交聞有大人先生便往質其所疑祈寒極暑不懈人亦莫不樂告之以道然一資以為進士之文如是數年學大進雖宿學有不逮又限以年不得試於有司或

曰今天下州郡以國書設教官可得遂因言者求之三年而後得然卒不好數數語人曰吾不能取一第為父母榮不數為人聞有以進士及第者輒俯首終日食則嘆寢則寤語父母曉之百端終不釋或又曰子欲為甚可隱年以即事世若此多不可數乃瞋目訶曰子教我以欺君耶去然怏怏日益甚父母及其從父皆以為憂鄉先達劉嶽申彭士奇羅曽深愛之亦皆以為憂未幾果得疾疾且革猶手不釋卷未嘗就牀泰定三年十有

二月八日嘔血死將死歎曰吾生不在科舉後沒不在科舉前命也然世必有知我者銘我得銘吾不恨矣言絕而卒卒年二十四明年夏余至廬陵其父及其從父偕其友以銘請嗟夫忍不銘哉惟古者士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而教之必時故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又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因其時順其氣協之以陰陽動靜之道和之以藏脩游息之節以成其學由司徒大學正以登於天子而爵祿之故人無

夭札而器可閎也今也教之不以其時學不以其序及為之選舉則又限之以年歲使奇才英銳出類拔萃之士恒鬱鬱而不得竟伸其志愚鹵鄙陋者或媮慢優游得以玩歲愒時此劉孟介至於嘔血而死也雖命焉其志有足悲者乃志而銘之使其英邁勃勃之氣常得以振頑奮懦為有志之所深恤也曾祖紹明祖惠可父國瑞母曠氏娶歐陽氏無子女一人方七歲以沒之明日葬里西溪之上太平原銘曰

名不建兮心不摧身不殞兮時不來吾銘汝兮吁可哀

吾讀吾書齋銘

惟皇降衷萬物備我或昏以迷或岐而左煌煌六籍如日麗天由之斯聖希之則賢而倀何之而思孔悲孰之子歸而有餘師伊予云邁蕭氏克有日就月將誰掖誰誘曰諺有之吾讀吾書亦既從政惟書之劬吾書伊何匪聖弗讀成己成物惟日不足于以名齋于以表志凡百君子尚迪弗替

孝友堂銘

孝首百行友列五常為仁之本為政之綱學由茲始行由此推善由茲長慶由此基是以孝友著乎詩書君子述之為世之模不求父慈而責子孝不求弟恭而責兄友父無不是其責在子弟有不恭或自兄始子知盡孝敢望父慈兄知盡友弟恭敢期父無不慈弟無不恭惟孝惟友克誠於中一有弗誠必致怨尤日復一日化為冦仇范則有匡雁則有行而況為人敢不自强孝盡生

慈友恭亦爾孝慈友恭百世之祉子復為父子必紹之弟復為兄弟必效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惟贛孫氏以克永世何以克之勝私窒欲家為一人族為一族既貴弗驕既富有禮一家興仁里為之美蘇子說剛乃祖是敬子孫孝友鄂國是命我作銘詩式篤爾慶神之聽之有永無竟

潭心齋銘

金溪洪君王純其先府君號碧潭遂取翰林學士吳先

生賦碧潭詩語名其齋曰潭心為之銘

山下出泉混混其源流而為川瀦而為淵淵淵淵其淵潭潭其碧含星為珠沈月為璧其止非息其應不留溶溶而春湛湛而秋觀靜於動知靜之用用無不周若未嘗動觀動於靜知動之靜廓乎有容表裏交映惟淵之深又名曰潭視潭之碧于彼潭心

思無邪齋銘

為學至難莫微于思一出一入或公或私其思伊何曰

誠而已思有弗誠毫釐千里其誠伊何恐懼戒慎莫顯乎微莫見乎隱暗室屋漏上帝是臨一動之微敢有弗欽誦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乃義之至熊氏力行而以名齋俯仰周旋涵泳聖涯大而化之堯舜執中㝡哉思乎罔或弗恭

讀書處銘

古者讀書學之一事力行是務記誦其次苟非讀書孰稽古典讀而弗學去聖逾遠古之讀書於以明道今之

讀書資以為暴生皆厚也遷乃去之人不知學若之何
其其書伊何易書詩禮春秋筆削日星垂紀秦漢以前
傳注未立學必專門難學易入秦漢以後濂洛並起著
述紛紜易學難至學之而至匪由他人學而弗至何有
於身其學伊何由蒙而聖灑埽應對窮理盡性毫釐靡
間德乃日新一日復禮天下歸仁羲皇之上唐虞之際
若友其人若共其治動之斯應為乃有功三綱既立五
典克從求之非艱具在方册行之非艱中道勿畫欲知

詩書於此其處趙氏行之名齋其寓既脩於身復齊其家始施於邦如玉靡瑕好正嫉邪崇本抑末制財以寬用刑以活擴而充之儀於天朝惟是正人萬世之標我作銘詩以規以頌凡厥讀書曷哉體用

忍恕堂銘

古之學者有紀有倫忍以定性恕以求仁維忍伊何存仁存禮維恕伊何推人以己忍為恕用恕為忍基凡忍之道惟恕之思忍不由恕宿怨藏怒惟忍而恕毋我毋

固以聖而忍耕稼陶漁以賢而忍九世同居苟不思恕亦豈克久舜有大焉為孝之首有美袁氏兄弟怡怡合堂以居忍恕是師我田我廬先君之有我兄我弟先君之子惟忍惟恕維德之實子子孫孫永保勿失

方寸間銘

察日月於孤竹之籔寄天地于秋毫之杪萬物皆備吾不知其多一物不留吾不見其少是曰方寸間者臨通衢俯深沼外有幽花芳草之植内有圖書琴瑟之繞容

坐客十數而有餘閱朝暮萬變而未了吾方以爲大人猶以爲小是未能遊乎方寸之表也

文安集卷十三

文安集卷十四

元　揭傒斯　撰

雜文

天馬贊

皇帝御極之十年七月十八日拂郎國獻天馬身長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二十一日勑臣周朗貌以為圖二十三日詔臣揭傒斯為

之贊贊曰

惟乾秉靈惟房降精有產西極神駿難名彼不敢有重譯來庭東踰月窟梁雍是經朝飲大河河伯屏營莫秣大華神靈下迎四踐寒暑爰至上京皇帝臨軒使拜迎稱臣拂郎國邈限西溟蒙化效貢願歸聖明皇帝謙讓嘉爾遠誠摩于赤墀顧瞻莫矜既稱其德亦貌其形高尺者六脩倍猶贏色應玄武足躡長庚回眸電激頻響風生卓犖權奇虎視龍騰按圖考式曽未足并周驄八

駿徐偃構兵漢僞鼓車炎劉中興維帝神聖載籍有徵
光武是師穆滿是懲登崇俊良共基太平一進一退爲
國重輕先人後物萬國咸寧

仙茅述

豫章之新建黄堂隆宫道士羅君大年爲予言仙茅事
甚異其言曰昔晉之亂有神人許旌陽者出於豫章之
境西山之下能以忠孝積功累行致仙道師事諶母於
丹陽之邑黄堂之墟母既受以道要旌陽感之曰吾必

歲朝母母曰吾即從此逝矣去汝居南五十里吾有飛茅在焉汝能得茅處即祠我歲八月一至足矣而諶母果仙去旌陽還得茅亦叢生而地亦曰黄堂即建祠祠諶母歲如期往朝之旌陽尋亦仙去其徒歲八月四日具幢蓋儀衛鼓樂奉旌陽像朝母如旌陽存時以為常其後嗣其學者擴其祠為觀復為宫至今行之不衰茅在祠前翦翦而後生如揚州瓊華不易其處茅具六味能致六養鹹能養氣辛能養節酸能養筋滑能養胃甘能

養肉人得茅煮而飲之可以已疾癘和榮衛延年却老余家距祠百里未嘗至其處然嘗得茅煮而試之言不虛也夫茅著於易書詩禮春秋傳祭則以縮酒封則以籍立社之土以其物雖薄而用可重也未嘗言能神異如此世稱神仙遺蹟奇詭荒誕不可深致詰者以千數而諶母特以茅著稱其師弟子精誠之感不可揜如此夫古之言得仙者或以服食或以導引不食穀獨稱許旌陽以忠孝積功累行致仙道盜足尚矣夫可以動天

地感鬼神貫金石亘古今而不泯者惟忠孝為然況其師弟子之間乎然嗣其學守其壇場而無諐許師弟子之心則樵牧踐之牛羊踐之茅雖神能歷千歲而獨存哉因羅之拳拳有感於忠孝云者述以傳之作仙茅述

至順三年秋七月

靜虛解

閬中蒲瑛粹玉揭其齋靜虛自夜郎走書京師求予言作靜虛解惟靜為能統天下之至動惟虛為能容天下

之至大至動天也至大地也非至動無以見靜之用非至大無以見虛之載惟靜虛衆理出焉萬物生焉故聖人則之君子學成於靜益受于虛非靜虛無以成君子況聖人乎惟聖人為能合靜虛之體致靜虛之用故可以參天地贊化育非靜虛無以成聖人況天地乎惟天得虛而無不覆也惟地得靜而無不載也故能運行四時化生萬物而非靜虛無以為天地故體莫大乎靜虛用莫大乎天地是以衆人法君子君子法聖人聖人法

天地天地法靜虛靜虛至矣

楊楚經字說

余與臨江楊君信可友凡十餘年大德七年春遇於武昌居數月得子湘書以示余余嘉其年弱而志大且甚好學也遂許以女妻之其年夏與余入衡湘冬俱還江西爾後與信可亦時往還而猶未識湘也十年春余訪信可郴溪上出湘拜余且求所以字之余曰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問字無乃太早計矣乎信可曰湘惟不得子

之言以為式之為患何早計之為患乃問所以名之義信可曰湘之生余適還自湘故以名余曰夫湘楚水之大者也既大其始可不求所以大其終乎夫湘楚之經也吾與若皆楚人也可不求古人之心行古人之道以配湘之經以大於楚乎請字之曰楚經經者本也本既舉矣未有不從者乎夫日月星辰天之經也長河大嶽地之經也五常三綱人之經也故天之經得則日月軌寒暑時雨暘若萬物以育地之經得則海不波江安流

山出器車河出馬圖人之經得則家以寧邦以昌祥瑞並至而天地理矣及夫亂也悉反之㬠哉經乎茍聽是言也有不配湘之經而大於楚者乎信可聞而喜曰即君之言雖佐天子經邦理天下可也況楚國乎余曰未也茍鼓浩蕩而不求其源騖紛䔩而不典於學雖欲經於一邦大於一鄉且不得況一國乎又況天下乎㬠哉楚經其三復是言也

題昔刺使宋圖後

右國信副使昔剌使宋圖及君臣賦咏一卷以昔剌公
奇偉如此四杖節使宋豈無一言可紀而叙其事者但
責宋不能講和及槩稱奉使不辱而已畧不及其使事
始末大抵宋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
曲端引秦檜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整
之叛況天方以數千年不能大混一之天下付之世祖
皇帝以主弱臣強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
南一隅之地哉故宋戰亦亡和亦亡況二者俱不能之

耶然非賈似道誤國失信無以正皇元出師之號非劉整之叛無以周知渡江之謀天也整之謀亦非整之謀也陳亮上孝宗封事料敵之言也整本制置使趙方麾下一小校耳拔之行伍之中用以為將方將死語其子葵曰劉整真將才也然汝不能用我死汝必殺之不殺必為國患方死葵不忍殺竟以瀘州叛元遂用其策以滅宋亦天也嗚呼得人則興失人則亡古今同軌可不監乎若昔剌公之屢使不辱郝文忠之終始不渝偉哉

題鄒福詩後

右鄒福詩七首鄒福者吾鄉田夫之子也粗讀孝經論語家貧與人傭耕泰定元年予居憂於家其父遣從余給薪水之勞然暇即竊自觀書居五年余攜至京師會新天子入正大統以文德治天下明年春開奎章閣詳延儒雅講論道德置授經郎以教勲舊大臣弟子之在左右者以國子教授盧陵林希顔及余為之寅入而酉出令福守舍乃盡日閉門讀書習字間為小詩及暮則請

可否于予余或方倦欲休或方讀書有會意處或執筆為文章思方屬必輟而告之不使幾微見余懈怠意遂以為常今年秋遷丞藝文日簡靜無事請問之時益富矣余適墜馬在告日臥齋閣中福連有所作皆可觀余因取其法度音節尤近者得七首為書之仍題其後以志余喜且以為世之世臣大家學士大夫之子弟不知學者之勸余在閣中時福又從林希顏學國書希顏亟稱其可教其所得淺深余不能知也要亦好上者云

爾余數年於文事使令益深得其助焉因并識於此

幽憂賦

士有甲與乙約為昆弟者乙之兄弗友於弟誣甲與乙婦私以醜之甲念乙為名賢之後且早負氣節常欲自殺以明無他而母猶存余傷其意為作幽憂賦其辭曰

何黮黮而蒙昧兮余不淑而獨當天幽玄而無朕兮匪殺身而孰明懷國恩而未酬兮念余母之弗康聊泯忍以苟生兮庶或察於微茫彼哲人之遺緒兮相凜凜其

猶有耿光孰忠貞而罔後兮孰耿介之弗昌既托余以死生兮又事余以兄余既異於禽獸兮其忍為此不良彼固衰薄而不足畏兮乃不念厥祖之明明惟棠棣之韡韡兮或違詩人之所歌兄既不友於弟兮又嫉余以不阿騁淫辭以為鵠兮構飛文以為羅彼姤之口兮曾奚辭之弗加人獨何心兮弗求其故而肯訊謂蘭茝之幽貞兮與蕭艾而同科謂百鍊之金以為柔兮指美玉而為瑕秉機觝巇既不遺餘力兮猶恐余顧而有他余

髮衰齒就落兮計相存其幾何託寸芳于鄧之林兮投
纖鱗於巨海謂杞梓之爲尤兮妨鱣鯨之所匯余詎知
皦皦之爲病兮孑孑之所罪黷獨蒙此昏穢兮雖夷齊
其猶浼豈昔壯而知自强兮撫中歲而改度匪哲人之
孔明兮孰能察夫余之故苟哲人之莫余知兮雖殺身
其奚益心怦怦而煩瞀兮良讒人之罔極彼天地之廣
大兮固含垢而隱疾豈松栢之受命兮鬱紛糅乎枳棘
苟由中以求直兮曾何情之弗獲惟嫉娼以甘心兮彌

顛倒而狂惑嗟余生之不類兮罹此咎之無由余既恥夫匹夫之為諒兮曰與魑魅而為仇幸讒人之無怒兮秖劌德而衰脩余既內省以不疚兮夫何懼而何憂曰止謗以不辨兮服先哲之攸訓匪成言以自道兮人將誚余以固吝聊抽毫以舒思兮遡南風以解愠上白日之昭昭兮下黃泉之奔迅謂余言之茍無徵兮願與春冰而澌盡

故叔父常軒五府君哀辭

嗚呼山龍巍而崔崒兮翳九原以榛榛望不見夫人兮聽不聞其笑與言風纚纚而不絕兮雲漫漫而彌天日翩翩而赴海兮水咽咽而流川匪美人之淪謝兮余孰爲之悁悁惟叔父之堅貞兮謂金石莫與齊其固胡獨爲此春氷兮溘朝陽之零露黃河可塞而陸兮崑崙可鏟而夷慨夫子之不可以作兮使我心怵而神悲樸樕擁聳而蔽天兮松栢仆而在泥荃蕙冪歷而沉穢兮百草厭浥而揚輝鸞悟悟鎩六翮以投棘兮鴟鴞高舉而

天飛犂牛仰空躍踔而長鳴兮騂騮駒駼躑躅靡徒而不肯馳世豈獨無此美人兮悵予世之日替入始與余言兮出反以為戾毁太璞於九逵兮和氏雖死其猶悲傷洞庭震蕩而噴薄兮咸池之音反淪降彼燕石之頑礦兮夫乃珍緹什襲而藏之彼鄭衛之淫哇兮夫乃嗄啾嘈啞而揚之嗚呼悲矣哉予方搆厦屋之巍巍兮何中道而奪此規矩予方鳴塤篪而會音兮何不留此律呂涕緌緌以沾裳兮心怦怦而煩鶩目宛宛而凝望兮

愁綿綿而誰語旐翩翩以摩雲兮夫子何不少留夫子終不可以留兮徒使我旦暮鬱壹而增憂夫子其天飛而地降兮雖欲從之莫知其由嗚呼噫嚱兮我心悠悠

九招一首為故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留公作

維真人之壽命兮敝天地而弗終寧厭濁醜穢兮溘上征乎太空雲績績而鱗萃兮先鸞羽之溶溶神君紛而下迎兮儵陰陽而景從上下莫知所極兮四方曷其所窮仙其歸兮無使予之忡北斗偃蹇以酌元氣兮四時

相推其迭序石有時而泐兮金有時而失固合純一之
至真兮豈形器之能度夫人有此美質兮曽至死而莫
悟仙其歸兮導余夫歸處觀世俗之淫巧兮日雕樸而
琢淳梟獍呀而狂噬兮謂虎狼之至仁悵投足之無所
兮誰獨與予乎密親雖忠信之足憑兮又豈人之能信
顧高舉而遠引兮逝安闕
兮余淪志而合
神豈余身之足畏兮竊獨哀此闕
雷霆兮草
木何由而發生旱魃熇而夏見兮吾闕
雨

不得獲兮冬炎燠而鬱蒸虹霓朝而東陟闕

心怲怲而煩亂兮仙翺翔乎太清仙不歸兮孰闕

風颮而怒越兮玄霧慼乎四維揚旍旂於萬里兮闕

鳥縱横而蔽野兮日崩騰而出師鬼啾啾而晝嗥闕

狐狸歲浩蕩而忽莫兮民憂愁而曷夷仙不歸兮孰保順而抵巇仙超遥乎恬漠兮豈上帝之攸命既年穀之不熟兮物疵癘而逆性匪聖人之顧懷兮焉達祥而肖慶仙之歸不歸兮無使

我心勞而神病衡薇藹其樹芳兮山嶛嘌而窈深泉潺湲而轉石兮交靈禽之好音桂龍袞而蔽天兮虎長嘯而龍吟仙之歸不歸兮何繚繞而滯淫闕衣彤霞之襜襜兮布列星以為冠佩長劒之陸離兮駟八鸞之安安海若慠而怛妖兮夔罔罔而莫干仙既有此靈德兮曷不歸憫乎下人闕

昔留侯之純懿兮佐炎漢而興劉惟戒覆以保終兮託赤松而遠遊既載此神裔兮世承烈而紹休帝屢降夫嘉澤兮恩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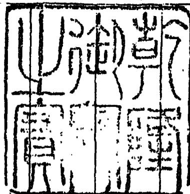
瀸而下流忍獨棄此明君兮不余顧而少留仙其歸兮毋使余憂

祭趙供奉文

維延祐元年歲在甲寅十月某朔十日某甲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等謹以清酌柔毛之奠致祭于故翰林應奉趙君景淵之靈謂天至仁仁不可知謂神至明明不可依善者短折賢居冗甲孝不獲養忠不獲施謂為數邪數理而已賢必尊榮善必壽祉孝必終養忠必行志

此理之常今胡不爾惟君之生茂懿粹和力予詩書以承厥家惟君之生春容廓深一翺天庠再驟辭林讌笑語言如金如玉期君九霄望君百禄去年一疾勢不能起余曰斯人必不止此其危一髪勿藥有喜咸喜相謂必壽且昌云何露電一夕遽亡孰無父母君養不足孰無妻子君不得育孰無兄弟君不得友孰無友朋君不得守藹藹公侯君止下僚萬物芒芒君不復朝知君所憾惟此數者命也如斯莫如何也所不必憾泰公内姻

棺槨衣衾克周於身凡我同僚其情孔親故鄉雖遥安
臥而臻人皆有死豈必牖下官無祟庳在永終譽靈輀
將舉落葉如雨率衆哀號永訣千古尚饗



文安集卷十四

文安集補遺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大德中勲臣楚國公之季子帥湖南有所愛掾廬陵范君元亨其強敏之才廉正之節風動千里人不畏帥而畏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遇而不敢一詣門恐溷君也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滙於京師則君歿十年矣乃録其行請銘君諱元鎮字元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清化里祖巖生二子皆為太學生季曰景材是為君父

君早孤母劉及其兄元方教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舉廉能為江西憲掾居五年去之京師辟徽政掾又辟大司徒掾皆不就元貞初詔求能書金經者君在選中經成補湖南掾秩滿授瑞州稅使改武岡録事攝綏寧令進郴州桂陽尹累階承事郎卒官君所至當官而行無所阿避禄入不足則歸賣田宅以給之往往初多忤而後反見知者其行事之尤著者則在帥府有田千户者死其子曰田𦬸𦬸幼弱其弟田仁襲其官據其

業而奴畜芑芑長愬於有司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右田仁君抱牘方力爭帥怒目左右捽君且下吏梁木壞幾壓帥帥乃止田仁恐求援行省權相數日使逮君甚急且喻之曰汝不用汝頭汝來汝愛汝頭勿來皆謂君往必死君竟往極言田仁罪反覆無所顧不能屈乃與芑在武岡時張氏欺胡氏寡弱占其產倪萬户胥張惠以罪取其田皆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爭財二十年不決召其兄弟涕泣而理喻之許乞罷歸在綏寧王永

明誣舒八殺人實藍姓殺之永明伏辜諸峒饑疫大起死者過半下令寛徴賦以恤之諸峒嚮化在桂陽民白有盜其牛者蹤跡無所得方疑所捕二猫嗛牛耳鳴號於庭求猫主索之果得牛立命償其牛而正其罪且桂陽側陋供給與大縣等民力彫耗一以寛濟之故其卒也民無逺近皆縞素會哭哭盡哀猶不忍去前後被行省及部使者檄詰責諸郡邑三百餘莫不稱允而不及大用以歿悲夫君之卒實至治元年十月二十有五

日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所居東北龍唐之原初娶吳氏再娶劉無子以兄之子肇開為之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傳女三人長適大都路固安州儒學正劉蒙德次適徐經遠次適蕭信之孫男三壽駿文豹天霓女一銘曰

此孳孳稱所施而止於斯彼巍巍兮闕

右見元文類

李節婦傳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録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任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歿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訃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資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立二喪於山陰戢山下獨攜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紝為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

學遂遷二喪反葬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覩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咨嗟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己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尚書富珠哩翀翰林學士吳澂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輩爭爲文章盛誇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於朝請褒異焉其子仕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

直聲而好學不倦

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二喪攜其母子返乎汶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且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教乎

右見元文類

文安集補遺